



XINGXING
SHIQUE
ZIJIDEMINGZI

星星 失去了自己的 名字

XINGXING
SHIQUE
ZIJIDE
MINGZI

邬宏 / 作品

轻雨，星星失去了它的名字
而我，永远失去了你

一场如薔花般静美的悲泣之恋

咪咕阅读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星星 失去了自己的 名字 /

星星失去了自己的名字，而我，永远失去了你。

——陆晨光

郭宏 / 作品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星星失去了自己的名字 / 邬宏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221-12953-6

I. ①星… II. ①邬…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19033号

星星失去了自己的名字

邬宏著

出版人 苏桦

出版统筹 陈继光

选题策划 汪柯廷

责任编辑 唐露

流程编辑 黄蕙心

装帧设计 刘艳昆词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邮编: 550081)

印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

开本 889 × 1194毫米 1/32

字数 157千字

印张 8

版次 2016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1-12953-6

定价 23.8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策划部0851-86828640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731-82755298

001 第一章

星星念起自己的名字

021 第二章

风在树林里穿针引线

067 第三章

梦见苜蓿的田野

097 第四章

草莓果酱与蓝莓果酱的记忆

131 第五章

董色向日葵盛开

163 第六章

无法停止的日光和雨

205 第七章

而我永远失去了你

245 后记

星星失去了
自己的名字

XINGXING
SHIQULEZIJIDEMINGZI



XINGXING
SHIQUETIJIJIDEMINGZI

第一章

星星念起自己的名字

星星念起自己的名字

月亮的银白色梦开始在世间飞翔

我正老去



1.

树影在初秋的阳光下慵懒地摇晃着身体。

过了十字路口，陆晨光将车拐进僻静的街道。他忍不住望一眼副驾驶座位上的信封，制止住想要打开它的念头。那些映在挡风玻璃上的树影，正努力将自己的修长手臂伸展向天空，也牵引着陆晨光的记忆慢慢回到以前——

有些年月却整洁的弄堂尽头，大门被打开，小男孩儿跟在妈妈的身后迈脚进去，是个视野很好的院子。院子中间的黄槐同样也有些年岁了，妈妈让小男孩儿在树下的石墩上坐着，看着一大一小的两个包裹。

“嘎——”

猛踩刹车的瞬间，穿着深绿色套头衫的小男孩儿从陆晨光的视线里跑到马路对面。

陆晨光觉得自己身上的毛孔全都张开了，感觉背脊一阵凉意直蹿脑门儿。

真的只差一点点，好险啊！他倒吸了口凉气，扭头瞟了座位上的信封一眼，又低头深深舒口气后，重新启动车子。

突然有人拦在车子前面，抬眼的瞬间，陆晨光看见一个穿浅色外套的女子带着刚才差点儿被撞到的小男孩儿，正用质问的眼神盯着车里。

“对不起，他跑得实在太快了。”陆晨光忙将头伸出车窗外，对她说道。

有些生气的年轻女子并没有要走开的意思，一动不动地瞪着车里。

“我并没有碰到他，这您也应该看见了。”以为她没有听到自己刚才的话，陆晨光只好又向车外的人解释着。

年轻女子双手扶在小果儿肩上，站在那里却是一副不依不饶的神情。看看车内的时间显示，陆晨光只好无奈地下了车。

走到拦车的人面前，觉得自己应该道歉的陆晨光语气温和地说：“实在不好意思，我没看到他从那边跑过来……”

可没等陆晨光说完，穿浅色外套的女子突然举起手向他比画起来。望着女子的奇怪手势，陆晨光想着马上就要迟到的会议，继续解释着：“对不起，我真的赶时间，要不这样好了，您将电话号码留给我，先带他去医院，我稍后一定跟您联系。”

面前的女子使劲地摇头，用手继续比画着，因为对方无法明白自己的意思，她一脸生气又焦急的样子。

一头雾水的陆晨光只能低头望向她身边的小男孩儿，问他：“她怎么了？”

“姐姐说，你不应该开这么快，很危险的。”小男孩儿表情顽皮地说完，笑嘻嘻地望着两个大人。

听完小男孩儿解释的陆晨光突然回过神来，望着眼前面容纯净的女子，感觉自己内心也有想要伸出手向她“说”些什么的愿望，沟通方式的不同让他将伸出的手无奈地放回了原处。

这一瞬间发生的事情像突然置换场地与布景的戏剧画面似的，陆晨光由观剧的人变成了剧中人，马上就要迟到的念头突然从他脑海里消失了。他蹲下身来让自己的视线和小男孩儿的视线保持同一高度，说话的声音也变得小心谨慎起来：“那她……现在能听见我们说话吗？”

“当然，姐姐只是不想说而已。”

陆晨光像在秘密传递重大事件似的表情，让小果儿也认真起来。

“不想说？”陆晨光觉得十分意外。

“是啊，姐姐本来是可以说话的，后来爷爷离开她，她就不想说话了。”

小果儿活泼而天真的回答让陆晨光沉默起来，他站直身体，看见黑发垂肩的女子将小男孩儿拉到她身边，正用手语向他比画着。

“姐姐说，这里是减速区，你开那么快，万一伤到这里的小朋友怎么办？让你以后一定要注意。”小果儿一边“翻译”，一边用手指了指陆晨光身后。

陆晨光转身，看到一块醒目的减速牌。他回过头时，看见小果儿已经跟着他的“手语姐姐”走进了一扇大铁门里。

红桥保育院。

陆晨光坐回车里，又望了那扇大铁门一眼，突然记起会议召开时间，他连忙拿起电话，调出最新的未接电话记录拨了出去：“罗瑞，我有些事情给耽误了，麻烦你将会议时间改在一个小时以后。”

2.

从会议室出来，陆晨光边走边翻看手中的资料，跟在他旁边的罗瑞说着关于选秀活动进展的事情。

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到陆晨光办公室门口，罗瑞对正准备推门进去的陆晨光说：“关于进入决赛的选手情况，你要不要过目一下？”

“好的，放在桌上吧，我待会儿再看。”陆晨光虽然口上答应着，但依然将注意力放在自己手上的文件夹上。

罗瑞替陆晨光将门推开，跟在陆晨光身后走进办公室，把手上的决赛选手名单放在了桌上。他的目光掠过窗边薄得透明的落地纱幔，上面影影绰绰的手工刺绣的白色羽毛纷纷飘坠，在接近地面的地方逐渐密集，如同一场永不停止的大雪。

也许它更适合夏天，这样想着的罗瑞准备转身离开，却被陆

晨光叫住。

“罗瑞，你是本地人，你知道胜昌门这个地方吗？”陆晨光将手中的资料放下，抬头问站在门口的罗瑞。

“那里以前是老街区，读书的时候有同学住那儿，去过几次，后来拆了建了个市民广场。”罗瑞一边说，一边走回沙发旁边。

“我想拜托你找一个曾经住在那里的人，关于那个人只有很少的资料，都在这里了。”陆晨光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罗瑞。

罗瑞从陆晨光手中接过信封后，说：“我会尽力，你放心吧。”

“先谢谢你了。”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先走了。”

罗瑞的身影消失在门口。

门被关上后，陆晨光重新坐回桌前，打开了放在桌上的进入决赛选手的资料。

在选手名单里，他看到了一个名字——绿笙。

有些意外的陆晨光想到应该是与自己认识的的那个人同名，并未在意，逐页看了下去。但是，接下来出现在他眼前更加详细的选手个人档案里，他看到的照片告诉他这并不是巧合，她正是自己认识的那个绿笙。

记忆中的小男孩儿守着身边的包裹，听见妈妈和房东太太在虚掩着门的房子里说话，带着浓重四川口音的房东太太声音一阵阵盖

过妈妈的声音。过了很久，妈妈和房东太太都出来了。妈妈带着他拎起包裹跟在房东太太身后，走进了院子一角的小杂屋。

那间小杂屋经过妈妈一番拾掇，成了他在这个陌生地方的家。

他问妈妈：“我们为什么要离开家到这里来？”

“因为爸爸在这里，我们要等爸爸，然后一起回家。”

妈妈当时就是这样对他说的。

巷口的那些孩子叫妈妈是捡破烂的，骂他野种，他心里难过却从未对妈妈提起过，因为妈妈知道后一定会比他更难过。

房东太太总是用一种鄙夷的眼神看他，好几次，他只是不想看到房东太太的眼神，所以一直在巷口卖卤水豆干的爷爷那里转悠到大家都在家吃晚饭后，才跑回那间杂屋。

他不喜欢这个地方，可是因为爸爸在这里，要等爸爸，然后才能和爸爸妈妈一起回家。每当这样想着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才能安下心来，等着夜里美好的梦来找他。

房东太太的女儿叫绿笙。

当他在教室里看见绿笙的时候，马上想到房东太太望着自己的眼神。班上的男生们因为妈妈的职业而取笑他时，绿笙在一边望着，不说话。

放学后，绿笙一直小心翼翼地跟在他身后。过了很久，绿笙大声冲前面的他说：“不是我说的。”

第二天中午，他发现自己的餐盒里多了两块米糕，还有酱菜。之后的每天，他都会发现自己的餐盒里多这两样东西。这样的秘

密待遇一直持续到一个周日的早晨。

那天，房东太太从厨房出来，发现他在房里吃米糕。他很清楚地记得房东太太当时的表情，冲进屋里将他手里吃到一半的米糕抢过去直接扔到地上后，冲到院子中间开始大声嚷：“不得了了，竟然偷到我们家厨房里来了，不要脸的这样教小孩儿来害我们呀……”

他望着地上的米糕，呆坐在小床边。

没多久，他看到妈妈从外面跑了进来，然后听到房东太太用自己听不懂的上海话大声辱骂。院子里乱成一团。

透过窗户，他看见绿笙躲在门后往这边看。

第二天，他的餐盒里又有米糕和酱菜。当着绿笙的面，他拿起餐盒，连同自己的午饭一起扔到了墙角。

班上男生在课间取笑他，再也忍受不了的他终于还手了，但寡不敌众，他被几个男孩儿同时压在了地上。一旁的绿笙拿起教室里的扫把将压在他身上的人全都打跑，扶起了地上的他。因为他总得到漂亮又会跳舞的绿笙的帮忙，让班上男同学更加忌妒，只要有机会他们便一起为难他，男孩儿性格的绿笙每次都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他这边帮他说话。

尽管如此，他还是很讨厌绿笙，因为他讨厌房东太太。

突然响起的手机音乐，戳破了记忆的泡泡，小男孩儿、妈妈，还有房东太太全部消失了。陆晨光看了一下手机屏幕上的来电显

示，接通了电话——

“妈妈。”

“是的，快了。”

“一切都很好，您不要担心。”

“那等您和爸爸决定时间后，我再打电话过来。”

3.

蓝色的车影滑出车位，穿越寂静的车库入口，融进热闹的车水马龙中。

陆晨光之所以答应爸爸来集团旗下的这家娱乐传媒公司，只是因为他想再次回到这里。像受到月亮影响的潮水一样，尽管距离遥远，他的心情依然会在那些平静的晨昏寂寞地起伏。

他询问过自己的内心无数次。

受过往时光的牵引而回到老地方，对陆晨光而言，自己就是孤独的海浪。

当他在遥远的异国他乡经历所有焕然一新的生活，当他所处的现实将他与那些毫不起眼的过去隔开，他站在棒球场被欢呼声淹没时却觉得内心空白，他坐在图书馆僻静的角落却依旧抑制不了内心的涌动。当现在的生活全方位在自己面前重新铺展开，那

些被他整理过无数次的细枝末节虽然只是陆晨光这个名字下面微不足道的历史，似乎拥有连他自己都无法知晓的巨大能量，一直影响他，牵引他，直到内心告诉他需要停下脚步。

人们无法根据过往的经历拼凑出自己的未来，所以无论陆晨光怎么努力也想不出16年后的今天那个人的样子。

他的目光掠过街上的人群，手搭在方向盘上，熟练地让车在十字路口的红灯下面轻稳地泊好，等绿灯亮起来。

一群小孩儿从面前走过去，活泼的小家伙们正牵着手排起长龙大踏步向前，走在后面的年轻女老师很认真地看护着他们。

浅色上衣。

披垂的黑发。

坐在车里的陆晨光注视着那个背影，想到今天早晨在保育院门口发生的事情。

他看着她和孩子们到了街对面，小家伙们看上去很听她的话，都乖乖站成一条直线，站在队伍边上的她，时不时用眼神示意着什么，一会儿又用手势向孩子们比画着什么。

原来，是同一个人。

绿灯很快重新亮起来，他听到后面的汽车发出催促的喇叭声才启动车子，直到孩子和女老师的身影在后视镜内逐渐消失不见，陆晨光才将目光收回。

如果他要找寻的人现在就出现在面前，自己怕是也无法认出

来吧。

这样想着，陆晨光心里面隐藏的期待幻化成某个人的样子，竟然是今天遇见两次的保育院老师。他觉得自己的想法很荒诞，忍不住笑了起来。事实上在他心底的角落里，那个默默的存在也许更加普通，就如同这大街上的某张面孔一样。

入梦的时候

我想将月光留给你

外面的歌声不知道带着谁的信息在风里找寻，落入有心或无心的人们耳中，成为往事线索。

他将车驶向那个熟悉的方向。

簇拥林立的崭新楼盘，被拓宽了不知多少米的街道，还有立交桥和商业中心，这些都是陆晨光记忆中没有的。即使在那些隐秘的角落，也没有留下过往的丝毫痕迹。没有改变的，只有记录它们身份的符号。陆晨光根据地名找到了以前住过的地方，他将车停在路边，横过街道，面前就是一个宽敞的市民广场。

轰轰响的锅炉房没有了。

门口叼着烟打盹的大爷不见了。

补锅匠的担子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头上整天卷着橡皮管的房东太太没有再朝他投来鄙夷的目光。

卖卤水豆干的爷爷把店搬走了。

小男孩儿在放学的路上被几个高年级男生堵在街口，他被从头到脚翻搜一遍。其中一个高个男生将书包从他的身上夺下，发现他的书包里除了书和餐盒之外，再找不出别的东西时，气急败坏地将书包扔到地上。

他听到钢匙碰到铝盒发出的尖锐响声时，拳头已经如雨点般落到他身上。疼痛与恐惧让他只知道用两只手抱着头做着无谓的缩逃与躲避，最后被逼到了墙角。

“你们在干什么？快走开！”

他听到一个声音尖细的女生在说话，然后是抡书包的声音，那些围攻他一个人的坏蛋全都散开，跑了。

他慢慢伸开手臂，从疼痛里回过神来，抬眼看见站在跟前的女孩儿向他伸出了手，他蜷缩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下次离他们远点，他们在这里可都是出了名的。”

她边说边弯下身来将地上的小男孩儿扶起来，替他拍干净裤腿上的土后，又将散落在地上的书和餐盒全都收进书包里。

“很痛吧。走吧，你妈妈要是知道的话，该担心了。”女孩儿说着将他的书包背在自己肩上，过来牵他的手。

他伸出自己的手，却没有让她牵，而是拿过他自己的书包背在身上。

红色灯芯绒上衣，明蓝色长裤，胸前别着团徽，站在面前的

女孩儿足足高出他一个脑袋。

她是巷口卖卤水豆干的爷爷的孙女。

两个人一前一后穿过两条街，然后往住的地方走去。

到了弄堂口，他听到卖卤水豆干的爷爷叫“轻雨”时，她应了一声“爷爷我回来了”。跑着进到店里之前，她回头冲身后的他温和地笑了笑。

轻雨。

他当时就牢牢记住了这个名字，还有那张笑容温和的脸。

4.

“麻烦你，请等一下。”

电梯门即将关闭的时候，外面有人慌张跑进来，电梯里的陆晨光连忙伸手将门挡开了。

“谢谢。”

欠身进来的女子抚了抚垂下来的卷发，转身向陆晨光笑了笑。

陆晨光同样礼貌地笑了笑，便将目光望向了正在上升的电梯上方。

“陆先生，你好。”电梯继续上升的时候，卷发女子突然向他打招呼。有些意外的是陆晨光转身向她微微笑了笑，说“你好”。